

嘎朗村的扎珠和次仁索朗

一棵三十多米高的松树着火了，时年39岁的扎珠爬上树去灭火，火扑灭了，扎珠背上留下烫伤的疤痕。森林里一棵树着火，意味着一场火灾。事发突然似乎又悄无声息，青藏高原某个午后可能的惊心动魄以扎珠背上的伤疤作结。假以时日，疤会变成花。

多年以后，扎珠扯着T恤领口给一位来者看他的伤疤，他聊起了做护林员的往事。

从23岁到46岁，扎珠做了23年护林员。今年51岁的扎珠是波密县嘎朗村村民，现在经营家庭旅馆。

扎珠给客人倒酥油茶，一旁82岁的老妈妈阿嘎看看客人，又看看儿子，然后微笑。

院子里，小牛在吃花架上的花。反正是自己家的，主人也不管。大狗温顺得不像狗，陌生人也可以抚摸脑袋，尾巴不是左右摇摆，而是顺时针方向转圈。

狗突然叫起来，原来是猫从身旁经过。

院前是麦田，正是收割季，有风来，麦浪翻滚。房后是桃树，春季有桃花节，看桃花的人多，是扎珠家生意最好的时候。

扎珠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，嫁的嫁娶的娶，家里现在9口人，23亩地，去年收入有8万多元。

扎珠性子慢，说话和气，做护林员的时候，每遇到有人打猎，他总是劝，苦口婆心地劝，最后总能劝退对方。

受伤的水鸭子抱回家，老妈妈帮着养，养好后放生。老妈妈总是讲，不要打动物，动物们让人多开心哪。

有人在山上用钢丝套山羊，他把钢丝剪断抱山羊回家，老妈妈帮着包扎。

49岁的次仁索朗对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大火记忆犹新，两个孤儿山上玩火，引发火灾，山上的松树烧了一大片。

龙叫的日子，特别让人紧张，容易造成森林火灾。龙叫就是雷劈。

次仁索朗当了17年嘎朗村的村支书，2000年得过全国优秀护林员奖。

嘎朗村400多人，家家都有护林员。如同所有村落，孩子们去乡里上学，男人外出打工，女人操持家务，上山采菌子。

巡护不用刻意去做，转经的时候，采菌子的时候，下田的时候，发现险情，能自己处理的自己处理，处理不了的赶快报告。1979年以后，再没有发生过火灾。

老天眷顾，这里的森林很少发生病虫害。

去年抓过3个盗伐的人。盗伐者外来人居多。村子里自家人就是护林员，不会做这种事情。

次仁索朗特别指出，外来游客不好管。

熊会出没，黑颈鹤会来度假，鸳鸯会来戏水，放生的鱼嘎朗湖里游来游去，不用担心被吃。

树站在山上，野生牡丹随处可见，野果能吃的就好吃到无话可说。

措来的藏语意思就是湖边的斜坡，人的名字里会出现星期一到星期天，当地人一听名字，就知道对方周几出生。一切都简单随意。

村民用柴用薪，固定的日子上山取木，够用即可。

嘎朗王朝遗址就在嘎朗村附近。

嘎朗王朝公元560年建立，上世纪30年代灭亡。

细花阳伞

指 尖

在读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”之前，我尚未见识过真正的雨伞。那时，一般人家的雨具就是草帽，既遮阳，又挡雨，如果冬天下大雪，又会从竖柜顶上拿下来，拍拍上面的灰尘，戴上出门。再早点，村里人有蓑衣，据说是上代人自遥远的江南所购，但亲见的人很少，只留“尔牧来蓑思，何蓑何笠”的遗憾。条件好点的人家，也备有黑色塑料雨鞋，供男人在雨天担水、做工使用。我们有件雨衣，死沉死沉的，我妈搁置在柜子里，偶尔有人来借，多半他家发生急事，家人病了，要去请医生，或者牲口丢了，亲戚过世之类。有次三哥家窑洞塌了一角，他借雨衣是想穿着它睡觉。还回来的雨衣，我妈把它挂在门角上，雨滴从上面缓缓下落，不久便积一摊水，人出来进去，碰到它，刺啦刺啦地响。

下雨天，家长们像约好似的一，都阻止我们去上学。常常是午后睡一觉，迷迷瞪瞪睁开眼，外面雷声震天，大雨瓢泼。不用上学也不很高兴，趴在窗前看雨，院子里成了麻河，鸡们躲在屋檐下，一条腿蜷在腹下，闭着眼打盹儿。夏天，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响雷一声比一声远，雨点一滴比一滴小，小孩拽顶草帽往头上一盖，跑到场院看河。温河照例在发大水，小孩兴奋得不知所以，将草帽扔到半空中，比赛谁扔得高，接得准。一不留神就扔到大人脸上了，刚想喊声叔叔大爷，却发觉是大头大脸的老师，吐吐舌头，背过身，做个鬼脸。

家里多了一种透明塑料袋子，正悄悄取代麻袋和布袋。大人们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等到下雨，将两个角套在一起，正好是个帽子的形状，这就是我们的雨衣。这种雨衣，我穿了三年。为了更安全，雨衣外面还戴一顶草帽。班里四十几个同学，都是这样的行头。

直到上班以后，夏天工厂

发福利，才拥有第一把黑色尼龙长柄伞，高兴得呀，舍不得撑开，怕破坏了那些好看的皱褶。我妈爱惜地用头巾裹好，又拿布条绑了三道，放在柜子最里面，当宝贝供着。

祖母说，她是见过雨伞的，那是她很小的时候。雨伞是用漆布做的，伞骨是木头的。天热的时候，私塾先生穿长衫，打着伞，臂弯里夹一本诗，穿过柳荫下聒噪的蝉鸣，款步而来。雨伞这物件，似乎更适合书里、戏里、电影里。比如白娘子撑一把“清湖八字桥老舒家做，八十四骨，紫竹柄，不曾有一丝破”伞，在台上碎步轻摇，水袖挥舞，眼光流动。那一刻，这把桐纸伞，就该是许仙的惊魂一刹，高声咿呀的狂喜。也是诗里那个姑娘最好的依附和衬托，好似没有伞，她便只能急慌慌地东躲西藏，哪有闲情逸致去结丁香之愁？

雨伞普及是后来的事。街上的人们撑着规格、颜色、质地一样的黑雨伞，偶尔遇见有人撑把折叠伞，羡慕不已。有年去西湖，见到一种缎面的平伞，淡色底，上面点缀一些花鸟，看了好久，到底是走开了。

伞是不送人的，伞、散同音。我虽不信，但有次朋友来看我，正好下雨，等到天黑，雨势还不减，她家里又有要吃饭的孩子，无奈拿一把伞出来。她说，这伞是借的，不是送的。借的就会还，会还就会见，会见就不散。好。

在KTV点了首《踏着夕阳归去》，甫一起头，大家便都来唱，“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段，打着一朵细花阳伞，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，半掩去酡红的脸庞……”往日时光，点点滴滴，纷纭而至，眼底胸下，炙热一片，仿佛热炉沸水，恨不能溢倒出来。唱完良久，不能自己。旁边的孩子感慨道：你们那时的歌原来这么好听呀。



虞美人

卫刘芳

据说《虞美人》词牌起源于项羽和虞姬的故事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项羽不肯过江东，宁出剑封喉，这封喉是刚烈的绝望。项羽刚愎自用，下场也算咎由自取。但这一剑，让世间女子倾心。想那虞姬经常随霸王出征，也该是刚柔并济的巾帼。若是有林妹妹之弱，恐不能等到自刎，就早仙逝了。后人在她的故乡颜集镇，建庙纪念，内里有她戎装像一座。佳人已驾鹤，唯有鲜血溅香炉。这敬，亦是给别人看的。

李清照，一代才女。丈夫赵明诚为京城建康知府，一日城内叛乱，他却弃城缒绳脱逃。李虽不得不追随，却有羞耻感，行至乌江项羽自刎处，提笔写下了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夫妻感情笃深的李清照，一直自怜身为女子，不能作出人杰之壮举。虞美人，也是一种花的名字，别名丽春花。其花瓣薄而光洁，如美人肤色，吹弹得破。

李煜思故国，有《虞美人》一则：“雕阑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”李煜赤膊肉袒出城投降，沦为阶下囚。此君行藏大家都了解，诗词书画音律都拿手，却不是帝王之资。生在帝王家的性命之忧，亦是多数皇子皇孙的悲戚。这痕迹明显的思故国之作，是他在降宋后第三年写下的。不能不说这是引来自杀之祸的由头。这绝命词，恰是牵机药的引子。

蒋捷的听雨，亦是这个牌名。少年壮年暮年不同心境听雨，雨声自不同。“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”少年的歌楼与罗帐锋矛太盛，有丽春花的刚劲。不过，人生难得几春，便是那自小修炼的和尚，也知道女人这只老虎才是最吸引人的。亦无可厚非。暮年过于消沉，这阶前点点雨到天明，还在僧房。可见已无欲无求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若上天再给一次机会，谁不愿重新来过。唯有壮年，虽漂泊在客舟，却还能领略到江的阔，云的低，雁的叫。一派萧杀，尚有满怀壮志未酬的豪迈与无奈。

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，文风婉细妩媚，想来是一白面书生罢。不过也未必，真佛一见往往出人意料。“为君沉醉又何妨，只怕酒醒时候、断人肠。”秦观因政治问题遭贬，这身子骨越发要迸发出几许酸文了。酒，从来解千愁。沉醉，也有醒的时候。借情比拟身世，断人肠的恐怕与红颜无关了。

提到《虞美人》，就如同提到张国荣演的《霸王别姬》。他有张剧照，是给张丰毅画霸王妆的，斜歪头；而那霸王一脸黑白，端坐。这流露出的情，让人动容。阴柔微有刚气的张国荣，也堪称虞美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了。他化蝶，飞身坠楼，是给自己一生的舞剧描了红，道了声剧终。

再提与张国荣相交甚好的梅艳芳，有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她“如果人生是一场战斗，这个女英雄，身经百战，输赢参半，赢也赢得利落，输也输得磊落”。无端的就喜欢这粗读寡味，却如是拍桌而起的句子。多少次的沧海难为水，她才能这样释然，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下“情场常年败将”。她是虞美人，但任百变金身，也难掩落寞终结。

请为所有离去的“虞美人”击节，这些悲剧色彩浓重的人物，无不用属于自己的道具，画了个无泪的句号。也许，他们正在另一个尘世咿呀呀地走着。